

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

[日] 荒木见悟 著

廖肇亨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

中国心学の鼓動と仏教

[日] 荒木见悟 著

廖肇亨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日)荒木见悟著;廖肇亨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978-7-5325-5572-7

I. 明… II. ①荒…②廖… III. ①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佛教-思想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222.05②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1984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颢

觉群佛学译丛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

[日]荒木见悟 著

廖肇亨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2 $\frac{6}{18}$ 插页 5 字数 239,000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978-7-5325-5572-7

B·696 定价: 3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19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经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C. 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



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参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2004年8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刘 序

同事廖肇亨君译荒木见悟先生论集，索序于予。九州二老，我初识冈田武彦先生于檀岛 1982 年国际朱子会议，以后继续有交流，深佩其宣道之热忱。荒木先生久闻大名，惜缘慳一面，无由识荆，又因不谙日文，对于他的学术可谓一无所知。这次在书出版之前得读译稿，获益良多，故乐为之介。

我由附录荒木先生的《我的学问观》得悉，他的学问以华严学、禅学、朱子学、阳明学四支为中心。他的研究特色在要把儒、释、道三教互相影响的关系客观、正确地描写出来，抛弃了以儒教为优先的教条主义，特别重视由高度理论与心理探求儒、佛间的对应和交涉，并由此一新角度看宋明理学，致力于发掘被埋没的思想家。读完论集里的八篇文章，我觉得他对自己的了解和评估是非常精准的。再看所附的年谱与著作目录，就知道他的格局恢宏，对儒、佛两个精神传统有通盘的了解，十分熟悉传统文献，又密切注视当代的动向，并有西方哲学的背景，对时流作出了批评的反省，开拓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学问深有所造，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以下我就将论集所收的八篇文章，分为三组，简略地提出一些自己的感想与响应。

头两篇：《气学商兑——以王廷相为中心》、《郝敬的立场——兼论其气学结构》成为一组。大陆一度流行由理学到心学到气学的发展线索，思想也由反动走向进步。荒木先生征引丰富的文献说明气学并不等同于唯物论，并以王廷相与郝敬的个案为例，说明主张气学的儒学者在价值规范方面其实更为保守，彻底打破了大陆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虚构。1981 年杭州的宋明理学会议首度对外开放，我的朱子一书尚未出版，我带了讨论朱子与陈亮的争辩部分当众宣读，指出大陆断定为进步的陈亮支持家天下，其实思想较贬抑汉唐的朱子更为保守，与荒木先生的论辩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告慰的是，在过去十年间，大陆年轻一辈的学者已完全放弃了唯心、唯物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现时海内外学术的交流已不再有这种思想观念上的障碍。



接着论赵大洲、李通玄在明代，毛稚黄与邓豁渠的四篇文章又构成一组。这一组文章对我个人有特殊意义，因为父亲静窗公在抗战时期在上海逃禅。他先深入宋明理学，因紫柏《昆舍浮佛偈》顿触疑情，受教于座主应慈上人，皈依华严。他曾因熊十力先生贬抑佛说而与之抗辩。父亲在家孝亲敬长，融通儒佛，赵大洲的思想应该很接近他的思路；他以杜祖《法界观门》为千古绝唱。我十五岁离家，单身赴台求学，父亲把大量佛书邮寄给我，除《法界观门》外，有法藏《探玄记》、澄观《疏钞》、宗密《原人论》、延寿《宗镜录》以及莲池、藕益、紫柏集等不一而足。独缺李长者《华严合论》。不知是否因为此书不在华严正统而未包括在内？我读大学时因父教而潜心内典，却不喜澄观之繁复，转因读熊先生《新唯识论》而由佛入儒。如果少年时得读《合论》，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荒木先生因李卓吾叙述王心斋学派发展的谱系：接续心斋门人徐波石之后的是大洲，之后为邓豁渠，而作了系统性的考察。中间插入了毛稚黄，他是刘宗周门人之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一个人物，包括在本集内的理由是因为他是讨论理欲问题的先驱人物之一，却又与思想相近的同门陈确并无互动的关系，到康熙时为备受争议的毛奇龄所表扬。荒木先生说明，赵大洲未必为波石门人，晚年才以儒佛互证，拟编二通（内篇经世通与外篇出世通），惜未完成。大洲曾依佛说论五弊，并制三教合一之七篇。邓豁渠为异人，年长于大洲，而执弟子礼。虽受李卓吾推崇，其实乖离伦常，决非善继大洲者。而对豁渠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耿天台与李卓吾的决裂。心斋等派多数人物入清以后多为人所遗忘，大洲是少数的例外。袁中郎虽袭李卓吾之谱系，也是以豁渠为大洲之别派。荒木先生致力于发掘被埋没的思想家，他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与《觉浪道盛初探》二文又构成一组。基本性格一文虽不很长，却对中国佛教有一通盘的了解：中国思想主流是儒家的性善论。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本来是出世法，基础是空观，自认有胜于儒、道处，但另一方面仍不免要寻求与中国固有思想的妥协。这样传入中土的大乘佛教突出“本来主义”，与儒家的“本来主义”既分而合，由《大乘起信论》到华严乃至禅宗，线索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土备受推崇的宋永明延寿“以心为宗，禅门正脉”，这不是什么主观唯心论，与澄观心境如如之说相通。但本来主义既彻底肯定现世，自然会贬低仰赖他力救济、憧憬西方的净土教。由此也可以看到中日佛教的差



别。道元猛烈批判公案禅的倡导者大慧宗杲，然宗杲在中土却被尊为禅门最高宗匠。大慧强调“菩提心即忠义心”，将禅悟与士大夫阶层融为一体。亲鸾的教法则推翻了长期以来植根甚深的本来主义的传统，无保留地皈依于弥陀愿力，屡屡被质疑为“诽谤正法”。清末居士杨仁山由日本把唯识宗的典籍带回中土，呼吁由华严回归唯识。我觉得有兴味的是，荒木先生指出，仁山自谓读云栖株宏《阿弥陀经疏钞》始知净土深妙，而对日本净土真宗的著作加以严厉批判，仍不能由中国传承已久的自力主义超脱出来。

最后一文论觉浪道盛，又是一个完全被当前佛教界忽视的人物。他是药地愚者（方以智）的老师。一般以方以智逃禅，这固然是事实。由于以智重质测之学，在科学方面有些成就，乃受到大陆学者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推崇。但没有人注意到以智所谓“火的哲学”其实乃承自道盛。渠虽处身明亡之际剧烈的动乱期，却无末法意识。世间惨烈的地狱相，若加以火的锤炼，便可能突变为真如实相。他彻底融通儒佛，回归孔子的兴观群怨，把重点放在“怨”上面，以之为推动历史的原动力。此与今人徐复观论先秦儒者之“忧患意识”旨意相通。这种说法自难为一般佛徒所接受。在儒家方面，他以朱子为支离，推崇阳明。然他虽以“一心本具”的立场看待《易经》，仍侧重掌握客观的秩序条理。更令人侧目的是，他曾去麻城访李卓吾，并大加赞扬。或者因为他太过独立特行，以至为后世所忽视，到荒木先生才重新发掘出来，加以表扬。

虽然荒木先生对于大陆学术之受制于意识形态而痛加针砭，却推崇华裔学者的贡献。在自述之中，乃谓“以牟宗三、陈荣捷两位先生为首的台湾理学研究仍然是人才济济。……一般在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者只注重思想资料，……所以从台湾诸学者的著述中可学的事非常地多。”他特别提到牟先生的大著《心体与性体》，并明言不能同意其“儒教受佛老影响盖小”的论点，但是赞成其“中华民族智能心灵，随其所宗信而到处表现”的说法。

荒木先生以陈荣捷先生为台湾理学的代表是不正确的，因陈先生长期在美国，主要贡献在把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到晚年才以中文著述，在台湾出版，故把他当作海外华裔学者更为相宜。在众多学者之中，荒木先生特别挑选出活跃于台港的牟宗三先生，是有卓越的眼光的。但荒木先生是思想史的进路，牟先生是哲学的进路，两方面有异同是很自然的。其实牟先生辨佛的本意是说，儒家



的根本是“性理”，佛家是“空理”，道家是“玄理”，哲学形态各异，不可只看表面的相似而混漫比而同之，三方面的交流并不能影响其根本立场之差异。很可惜，荒木先生似乎未看到牟先生的大著《佛性与般若》两大卷。牟先生认为荒木先生将之归之于“本来主义”的华严“缘理断九”，乃是“别教的圆教”，天台“法性即无明”的“诡譎的圆教”才是真正的圆教。也许荒木先生读了这部书又会引发一些不同的思路。就思想史而言，旅美华裔学者余英时近著论朱子的历史世界回溯唐代儒佛的交流，也是可以参考的。中日儒学研究一向交流不够，近年来才慢慢有所改善，肇亨费了五年功夫翻译荒木先生的大著又为我们增添了一座重要的桥梁，故乐为之介。

刘述先

谨序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5. 3. 21

作者中文版序

我个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一开始是从摸索宋代程朱思想的哲学性格着手，然后追溯到唐代佛学，特别着意于“华严一禅”此一思想源流，尝试探索人类思想本质复杂而壮阔的痕迹，之后转向将焦点置于明代的阳明学，发现唐宋以来思想发展脉络之下哲学人性观集大成者尽在于斯。长久以来，日本的中国思想界，儒学与佛教两大领域之间几乎是各自为政，尝试解析中国这二大思想背后共同成长的基础，其艰巨困难可想而知，几乎与开拓一块全新的土地无异。我主要大量的精力与时间都贯注于此，大约经过十年的摸索，似乎才有曙光初现的感觉，这些心得，都集中体现在《佛教与儒教》一书当中。

此书首度公开发表，距今已经约莫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但在当时，我对王阳明提倡的“圣人之学即心学”此一命题在思想界掀起怎样的波澜，如何卷起毁誉两极的漩涡的详细经过几乎一无所知。关于阳明学派的分裂、儒佛异同论架构的崩解、朱子学的反击、朱王调和论的出现等等现象，明末思想界可以说是乱象迭出，种种缤纷迷离的言论令人目不暇给。为了国家的安定，思想界的安定是必要的前提。然而，如上所言，思想的动荡，是否也意味着国家的前途濒于危急存亡之秋？当时许多士人胸中萦绕着这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阳明心学的出现招致各方的批判，最常听到的批评便是说：阳明心学其表面上尊重人类的自主性，实际上却是造成人性的堕落与时局的混乱的罪魁祸首，类似这样的批评始终不绝于耳。

“心学”此一语词，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绝非阳明学所发明。但阳明以良知说为基调所提倡的心学论，对“性即理”（“正确慎重地实践天理，即为人类正确的生存方式”）此种传统安定的人性观，从根本提出质疑。“敬理”、“护理”、“实践理”看来似乎洁白无瑕，但若更追根究底地问：“理”如何赋予？主体如何充分参与“理”的创生？“理”果真可以无视于历史社会的变化，而持续维持永恒不变的权威？安居于稳定不变的秩序与道德观之上的人类本心，果真可以无动于衷？



面对这种种质疑,若只能暂时以“因为理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才称之为理。若对理的抱持疑问的话便是对天的大逆不道”之类的强辩加以搪塞,发展极致,便是“以理杀人”了。

但更值得忧虑的是,不论是“不随顺天意的自我”也好,抑或“自我责任大半依托天意,不能满足于步随既有理路的自我”也好,对热心追随天赋之理的学问,当然可以称之为心学。但若以根植于“性即理”,而非“心即理”的观点来看,“心即理”的说法将心与理视同一体,但主张“性即理”观点的人不能承认心创造“理”此等全面一元的观点。但从心学的立场来看,“性即理”之说在心与理之间留下了微妙的缝隙,其缺陷或许在于将人类自身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加以稀释。阳明所谓心学,对传统保证心之安定的种种要素,理也好、善也好、天也好,国权或道统,全都收束为一己自身的责任,然后从根源处对一切既存的秩序加以反省,心的存有状态既是万古常新也是周遍含容的。“良知乃造化之精灵”并非意味着良知在物理性的层面创造宇宙万物,而是意味着人类经营、创造生命的全部责任都由良知一念加以承担,进而影响扩及宇宙万物。

对于心学的这种特色,类似“过分信赖心的能力,全凭个人一己的个人判断”或“完全没有善恶是非的判准,过分盲目地躁进”或“违逆人情的自然”等批评始终不绝于耳。但阳明心学并非是“无批判地将判别善恶标准的自由放任一心”或“无视于外界而任由自心独行别路”或“鼓励刻意的反对传统”,而是看到心与理未能协调无间,从主体的根源加以锻炼强健的心志,进而要求个体在天地速遭之际承担改革社会的重责大任。

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个人与社会,乃至私与公等对立项,在心此一场域,豪华落尽,即使是微细的阴影也片丝不存,回归最赤裸的本然之姿,必须就此进行本性的重新改造。结果,王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练”乃是就此一路走来的成果完全充分发挥。这与禅的绝对无的论旨是否类似并非本质性的问题。

如前所述,阳明心学一方面要求提升人类自身的心灵力量,与此同时,也要求探索根植于人心恶劣根性的鬼窟。“登第一峰”的喜悦并必然伴随“沦入鬼窟”的恐怖。阳明学讲的“无善无恶”乃意味:个体逐渐体会远离种种葛藤之后自由自在的乐地。如此,各自经历不同的内心挣扎的自我定位,本来就是依据不同的根器,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与情怀开展,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而非僵固不化的铁



板一块也为理所当然。晚明思想这种丰富的内涵，既是阳明学思想分派的因由，也成就了当时丰富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在明末清初动荡不断的时代背景之下，各式各样多彩多姿的志士能人辈出。即使犯了某些军事或政治的错误，但其势一如黄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长年蓄积的思想能量便全力放射出来，成就了明末清初丰富的思想图像。

《佛教与儒教》公开刊行以后，我个人的研究目标，如前所述，主要在追索探析心学的发展的动态，具见于历年发表的论文与专著。《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一书也是在此一思想发展过程下的产物。

此次此书能经由交往多年，熟知我个人研究历程的廖肇亨先生之手译成中文，得以让更多的学者获观此书，诚足欣慰。众所周知，廖肇亨先生的研究致力于将明末清初的思想、佛教、文艺融为一体，已经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成果。若能经由此次翻译的机缘，获得广大读者的指教，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了。

荒木见悟

目 录

总序	觉醒 1
刘序	刘述先 1
作者中文版序	1
导论	廖肇亨 1
气学商兑——以王廷相为中心	8
郝敬的立场——兼论其气学结构	32
赵大洲的思想	52
李通玄在明代	72
毛稚黄的格去物欲说	92
邓豁渠的出现及其背景	124
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	142
觉浪道盛初探	160
附录	
一、我的学问观（张文朝译）	181
二、荒木见悟教授年表	189
三、荒木见悟教授著作目录	192
译后记	199
索引	201

导 论

—

《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一書原名《中国心学の鼓動と仏教》，经作者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 見悟教授同意改作此題。荒木见悟教授在中国、日本思想史与儒佛关系的建树，已经获得学界一致的推重，几乎不用多做介绍，但荒木教授的学术贡献与治学门径以及在日本汉学界的定位仍然值得借镜。希望这篇导论可以帮助年轻学子对荒木见悟先生卓越的治学成绩与方法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与掌握。

—

在日本为数众多的中国思想研究者当中，著作之丰、用力之勤、范围之广、研析之深，首推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荒木见悟教授。荒木教授学有根底，文献精熟，刀刀见底，剖解深入。虽然早退皋比，年届九秩高龄，近年仍然奋力著述，新意迭出，观者唯啧啧称奇而已。

昔人称陈寅恪先生学问有“四大柱子”，荒木见悟教授的学问世界亦大约可以归约为三组概念的交错融会。一曰：“中国/日本”、一曰：“佛学/理学”、一曰：“常/变”；在方法上，以坚实的文献阅读出发，参酌西方当代的哲学理论，既能照管文献版本源流、目录善本，也能善用通行俗本，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间见出深意，复于人迹罕至之处新发精彩。重传统而有新创，于发明中不忘源流。在此先就这三组概念略述如下。

一、“中国/日本”，荒木教授师承楠本正继教授，祢溯日本九州儒学源流，在荒木教授的著作中，中日思想特质异同的比较，充分说明他关注日本国土的本地风光，而非“平日袖手谈心性”的蛋头学者，历史上的日本与中国本即“一衣带水”，深入认识中国思想，绝对是认识日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儒学虽然传入日本为时甚早，但必须等到江户时代，方能取得官学的正式地位。相对于此，佛



教对日本的影响更为广远，荒木教授对佛教的分析，中日特质的比较亦是其念兹在兹的重要课题。

二、“佛学/理学”，荒木教授最为学界传颂的研究，自然首推儒佛交涉的研究。本来，日本学界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三教关系一直是学界夙所关心的重要范畴。荒木教授之前的学者若久保田量远、小柳司气太、久须本文雄、常盘大定等人虽然都有专著讨论。但前此的研究者大多只停留私人交谊或字句比附的层次，从思维样式的异同，剖析彼此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学者仍然必须首推荒木教授。

第三、就“常/变”而言，荒木见悟教授对既有的价值系统十分尊重，其成名之作《佛教与儒教》一书而言，其实只有四部分，即《华严经》、《圆觉经》、朱子学、阳明学。其以“本来性”与“现实性”作为分析的视角，就彼此之间思维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不以成见轩轻彼此，对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禅学皆能不以陈见入胸，且能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妄为牵糅比附，实属难得。

荒木教授识高学博，最难得的是：对固有的价值标准不轻信权威，不妄下断语，必穷究本源，然后箭无虚发。例如以明清佛教史研究而言，影响深远的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一书明白将元代以后定位为“禅道变衰时代”，而荒木见悟则多处指出晚明以来的佛教发展有自己的时代问题，有自己的解决方式，更有一套特殊的陈说与书写方式，断不容以“混杂”一语全部抹煞。荒木见悟教授对儒释调和论者在感情上始终抱着一份同情的了解，在日本，乃至于世界的学术工作者中格外显得突出。

三

荒木见悟教授对于中国与日本思想的发展用力既深，相形之下，学界许多成见不啻霄壤。日本思想的部分今先从略，只就中国思想研究部分的研究进程略加说明。

荒木见悟教授的学术生涯发轫于《佛教与儒教》(1963)一书，以《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及其思想》(1979)一书为转折。《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及其思想》一书处理管东溟的思想，并详细区分其与当时各家各派的关系，就其于缤纷多彩的晚明思想界脉络当中寻求一个适当的定位。



此书至今仍然是研究晚明三教思想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之一。之后，荒木教授近年将精力主要置于阳明学与佛教的交涉，荒木教授关于阳明学的见解，具见于《阳明学的位相》一书。这三本大部头的著作勾勒出荒木见悟教授治学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就思想议题观念内涵的厘清与演变，例如华严学的“事事无碍”、“信满成佛”，禅门中“教禅一致”、“顿悟渐修”、“根本智”，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实然应然”、“已发未发”，阳明学的“致良知”、“无善无恶”、“拔本塞源”，类似的著作还有《佛教与阳明学》、《明清思想论考》等书。另一个面向则是《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及其思想》一书为滥觞，以一个思想人物为主，在类似评传的写作体例中，就其传主相关的思想内容、渊源与影响条分缕析，日后的《云栖株宏的研究》、《忧国烈火禅》（处理明末清初杰出的禅僧觉浪道盛）等书则属于此一脉络。

另一方面，由于广博的阅读与高远的视界，荒木见悟教授对某些隐而未彰思想家的表诠，更加弥足珍贵。今日的学术工作者心中皆隐隐然有一共识，即经典地位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细的过程，有本质，但也有操作。相对而言，吾人今日耳目未熟的名字也许曾经统领一时风骚，在人为刻意的操作之下，以致湮没不闻，例如《四库全书》对晚明文化刻意的抹杀与曲解就是最好的例证。荒木见悟教授别有洞见，于其学术生涯中早对晚明四大师（云栖株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满益智旭）、觉浪道盛、吴廷翰、赵大洲、张九成、潘殖、唐鹤徵、颜迪吉等学术界早已遗忘的名字，重新告诉世人其思想之特色与价值。《明代思想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诸相》、《阳明学的开展与佛教》等论文集不能只当作一般论文的汇集，必须仔细寻绎作者在特别主旨下对于各种思想传统的再检讨。许多思想家早已为人遗忘，都是在荒木见悟教授的笔下又重新回到世人眼目之前。荒木见悟教授对中国思想研究领域（特别是宋明部分）的发掘、开创之功，曰并世无出其右者洵非过誉。《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一书也是此一路径的系列成果之一，同时也是针对学界固有成见批判力道最强的一部著作。

四

在《阳明学的位相》一书之后，荒木见悟教授对于阳明后学与佛教之间的交



涉觉得余蕴未尽，又写作了许多论文讨论两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此同时，荒木教授也一直关注中国学界的研究趋势，借着王廷相、吴廷翰的研究与近来重气论者的研究呼应；借着王夫之、熊鱼山等人的研究与明末清初思想家进行深度的对话；借着云栖株宏与觉浪道盛等高僧的研究，重新反省佛教的可能性与限制。荒木见悟虽然春秋与资望俱高，但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委实令人叹服。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原书共有论文八篇，分别是：

- 一、《气学商兑——以王廷相为中心》
- 二、《郝敬的立场——兼论其气学结构》
- 三、《赵大洲的思想》
- 四、《李通玄在明代》
- 五、《毛稚黄的格去物欲说》
- 六、《邓豁渠的出现与背景》
- 七、《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

另外原书本来有《宋元时代佛、道教相关研究的回顾》一文，系关于宋元佛道教研究史的回顾检讨，为顾及本书体例与主旨的一贯性，只得暂时割爱，且待来日。今征得荒木见悟教授同意，以《觉浪道盛研究序说》（中译名《觉浪道盛初探》）一文代替。于是共得八篇论文，这八篇论文当然不能涵括明末清初全部的思想内容，但由于荒木见悟教授取材角度的特别，等于搭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景观台，让我们得以远眺当时思想发展的某些特殊景观。

这八篇论文，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主题：（一）明末清初儒学的再省思，包括从1970年代开始流行的“气学”说法，以及“格去物欲”说的思想系谱与内涵的省思。（二）晚明狂禅评价的再检讨。（三）佛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发展。在这八篇论文当中，荒木见悟教授运用丰富的学识，以独具只眼的方式对中明末清初的佛教与儒学、乃至当今学界的研究方法与趋势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今就各篇大旨及其重要性大致分述如下：

《毛稚黄的格去物欲说》一文以明清之际的文人毛稚黄为例，就阳明学内部将“格物”训为“格去物欲”这样的思想源流与相关的论争。毛稚黄是刘宗周的弟子，虽然刘宗周本身反对以“格去物欲”解释“格物”，毛稚黄以阳明本身的言说为据，强调正当的人欲不当一意去之，在当时引起了广大的争议，同时也可看作清